國朝喪禮補編 四

國朝喪禮補編卷之四

受教分類

上○前後受教依　下教通録而與儀註及諸具逐條照應相為表裏至若名色之屢見各條者只於首見處載録儀註諸條外不為別立條項而如祭需之通用於大小祭享者獻官之定品於　殿宮陵墓者望燎之並行於　廟社殿陵者只載於首見處則有難倉卒尋見茲名以祭需獻官及望燎録于下

初終

傳曰凡大小喪喪在同宮則禮曹儀註中稱擧哀不同宮則稱望哭儀註依例書入 辛未

復後奠

傳曰奠當在於復後儀禮班班先正之議亦然

五禮儀中載於襲後者進錄於復條下至小斂始撤依儀禮載錄小斂奠一依五禮儀仍錄○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復後奠既承聖教而伏聞前後 國恤時襲後奠亦難免進排之窘急移設於復後而使外司進排則决難及時云檀弓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且古禮雖有四籩四豆之文而器數亦不必拘補編中註以內備何如 上曰所達是矣復後即以常時所進御者奠之襲奠則依舊設行襲後奠至後撤復後奠宜矣

戒令

傳曰孝章廟葬前行祭與否其令禮曹問議大臣以奏○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為賢嬪宮葬前孝章廟行祭與否臣未能講度於平昔方祗役在墓所傍無書籍姑不得考據仰對而至於墓所之祭則新墓動役既在一墻之内許多工匠役夫晝夜雜遝喧擾全欠蠲静姑捨禮意之如何只以事勢言之似難行祀於葬前云矣 傳曰葬前停止自卒哭後為之 辛未

傳曰凡國之大小喪習樂用樂與否庚子以後喪制服制大備宜有比前差等問于樂院則混圖莫知令禮官問于在京大臣入侍稟定後載於喪禮補編○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爲取考樂院所在前後謄錄則庚申辛巳 國恤時卒哭後凡祭皆用樂坐起時習樂戊戌卒哭後六都日習樂依例舉行七月陳賀時陳而不作戊申年無可考文字而卒哭後典樂取才時依例習樂試取已丑已亥甲寅庚子甲辰 國恤卒哭後大祭時前期

一次習樂庚子甲辰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不作矣今若更加明白定式 大喪卒哭後若當用樂之祭則臨時一次習樂而每月六都日習樂則以遏密之義停止 內大喪則朞年後依例習樂小喪則卒哭後並依例習樂 殿下服未盡前有陳賀則陳而不作恐合於隆殺之節而至於 大喪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不作臣意以為不然祭 天地社稷越紼行事載於禮經既行其祭則似不敢廢樂況今 皇壇事體至重雖於卒哭前其

可廢樂卒哭前 社稷 皇壇之祭並用
樂爲宜云判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爲臣意與
領相獻議同而葬 大喪卒哭前 社稷祭
樂器陳而不作曾前已行之事亦有意義不
必變制 皇壇事體雖重亦可與 社稷例
倣而行之依前陳而不作恐得宜云矣 傳
曰更問于在外大臣及儒臣後入禀而軒架
皷吹卒哭前予意則宜勿設雖卒哭後朕盡
前以無揚衮衣動駕之時設梨園樂器於駕
前奚異於朞功奏絲竹意甚不然以此亦爲

問議○禮曺啓曰領中樞府事兪拓基以爲
大喪三年內六都日習樂停止者領相之議
固當矣而但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如常則
領相議中欲退以朞年後得無有違於舊例
否也且伏聞在昔 明聖大妃小祥後凡於
中祀亦皆用樂則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豈
亦有差等而然歟然則戊戌習樂之方行於
卒哭恐亦無別於庚申辛巳似合有參量定
制之道矣 殿下服制未盡前有賀而樂則
陳而不作誠爲合宜但勿論卒哭前後服未

盡前同是陳而不作則 駕前殿前一也而
或陳或否似未得當雖不可作而只陳之以
存禮意亦有間於朞功奏絲竹仍前舉行恐
宜越紼行事既有經訓有事廢樂亦乖禮意
則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不作有未敢知況
皇壇事體非可比論於 國社國稷則雖
卒哭前尤不容廢樂云前府使朴弼傳以為
臣所當言者大臣略已言之亦不敢為疊牀
之歸而至若越紼行事程張朱三說既未歸
正則臣未知 國朝之制何如而更當別有

商量矣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為凡 國恤卒哭後大祭祀時雖不得不一例用樂習樂一節從 國恤大小進退其限者不失輕重之義至於郊社之祭王制越紼之語蓋言國君雖未葬而猶不敢廢祭然程伯子以為越紼似太早雖不以早廢尊葬而行之亦可叔子則以為禮言越紼此事難行橫渠張子亦言非禮皃於上帝不如無祭越紼既著禮經雖不敢以早廢尊祭於郊社其必用樂固不可知且人君以 天地社稷之主在殯未葬雖

有所重至於用樂終覺不安祭雖不廢樂則
懸而不作祭以先賢訓義揆之人情禮意誠
似無失 皇壇之祭其禮亦應與此無異而
若軒架鼓吹從於 駕前雖是輕喪無論卒
哭前後事係 當宁異於 廟社大祭之用
惟在 聖上一時處分限服前勿設亦豈不
合於情禮也云 傳曰令覽在外大臣儒臣
收議與領相獻議不無參差者而至於習樂
則非祭用樂也但務歸於情禮允當不拘於
違古例也況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其時有

司之臣或不察之致抑或庚申則朝臣之服
既盡故也而庚子以後三年之制服制大備
自 宣懿國恤百官服齊衰朞年則服未盡
之前服衰赴衙聽樂决無是理習樂一節領
相獻議差等詳備依議施行而雖小喪諸臣
若服朞則一依國恤内喪例施行 皇壇祭
卒哭前用樂大臣儒臣之意俱是亦依議用
樂而至於 社稷三賢之議不同曾前卒哭
前既懸而不作此去簫之意亦從伯程子之
議也既用之樂雖難今止既停之樂于今喪

禮大備之後以越紼之義難以遂行遵舊例卒哭前陳而不作軒架鼓吹噫禮不及非禮過亦非禮也然壓尊處雖不可不爲以諸臣服不盡而赴衙聽樂爲非則于今喪與服復舊之後等亦與諸臣同焉有衰服在後樂工在前乎決無是理若杜舉在今其不指衰而譏哉此一節依進善尹鳳九獻議服盡後舉行可也或曰 國忌重也淸齋亦重也而其猶陳而不作今此兩服在於下何重於此云則此有可對禮出於人情之固然 國忌雖

人子終身之慟不過服素服而與衰服不同而雖然亦近代 國忌則命勿設此亦由情而然矣至於淸齋則亦不過專心致齋而已雖不聽樂何不設乎與服衰不設大有間矣並以此載於喪禮補編壬申

傳曰大中小祀用樂與否一從癸亥庚子爲之事載於補編癸亥明聖大妃國恤練祭後因大臣收議中祀用樂○戊寅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先正臣文敬公金集嘗進喪禮異同議矣今於喪禮受敎編次之際先正所請之言亦宜採入故敢達 國恤

時國中嫁娶五禮儀則卒哭後許之借吉三日朱子曰一月外許軍民三月外許士吏復土後許選人祔廟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中大夫以上禫後行先正以為五禮儀太無曲折宜從朱子說庶子以後君臣服制變通之後則事體尤異於前不可不一從朱子說定制矣 上曰君臣服制復古之後則視前尤別依先正所論定式以錄可也定式詳見儀註戒令條○壬申

傳曰所謂公除即國君之公除非諸臣之公除也今番禮曹百官公除磨鍊其涉不察當該禮官從重推考此後公除一從上服事定式施行

左議政金尚魯所啓以今番都監見之 殯殿所用鍮器則名之以鑄成所自 殯殿都監鑄成至於 山陵所用鍮器造成不付於國葬都監而別設鑄成廳使戶工曹他堂郎主管故都監則都不管攝自不無多少弊端從前別設之意有未可知臣意以為屬之國

葬都監舉行宜矣 上曰予意亦然依爲之

載於補編

傳曰昨聞因山後外方開閑門延逢六角依例

爲之云心甚非矣雖喪制復舊之前不然况

庚子後三年之制大備戊申以後朞功之制

亦復此與該院之二六坐起軍門之旗祭習

操有間雖守令若戊申戒嚴之時則各行將

令其無不可而雖分地管轄在於朝鮮之地

非徒蒼梧山色之嫌若庚子則羣臣俱在三

年之制若今年則羣臣俱在朞制之中衰麻

在身朞服在身喪制未盡朞制未盡而視若
常時循例爲之奚異於謝安之朞功奏絲竹
況今畨勅行除門吹除六角而外方則旨如
豈不愧於隣國乎事雖謬例既覺之後不可
因循此後喪制朞制未盡之前禁之亦載補
編
傳曰邦禮無禁葬之例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
勿論公除前後葬事則許行以此載於補編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戒令條五禮儀則私
家祭禮初不舉論而今畨以私家練祥事屢

有 下教中外猶不能曉然將欲一依 下
教入錄而臣竊以為 國恤時私家練祥之
不得行自曾子問已有明白定論先正獻議
肅廟定式卒哭前練祥之不得行恐不可
更議且自有此 教之後忌祀亦多有備禮
行之者極涉未安矣私家練祥待 國恤卒
哭後行之之意定式以錄何如 上曰諸堂
之意何如判尹申晦曰此是臣等商確之言
也今番私家雖因 朝令練祥忌祭多有備
禮行之者而其為未安則誠大矣臣意亦與

重臣同矣吏曹參判金致仁曰 國恤卒哭前私家練祥之許行大違禮意重臣所達誠爲得宜臣無容別議矣綾恩君具允明曰國恤因山前大中小祀一倂停廢則私家練祥之許行實涉未安重臣所達實合於禮制邦典臣有何別議耶吏曹參議趙明鼎曰練祥是祭之大者 國恤因山前 太廟時享亦不得行之則私家豈敢行備禮之祭乎重臣所達誠爲得宜臣無容別議矣司直洪樂性曰重臣所達得宜臣亦無容別議矣 上

曰依所達載錄可也以上丁丑

傳曰雖國恤因山前卿大夫士庶虞祭依葬例亦為許行忌墓祭依練祥例施行三年內禁方笠過矣此後勿禁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原書中三都監提調於國葬曰户曹判書禮曹判書繕工提調為之而禮曹判書繕工提調又書於殯殿山陵意或兼察而今則不可兼國葬都監中禮曹判書繕工提調删去而只書以三內一户曹判書為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三都監郎廳之數殯殿則六國葬則八山陵則十共爲二十四員原書排定度其事役之繁簡各有意義矣補編中改以三都監各八則亦爲二十四員而殊失量事排定之本意山陵都監以八員無以成擬依原書差出十員殯殿則從補編差出八員故合爲二十六員誠爲未安一依原書似爲得宜殯殿都監郎廳既爲六員則當爲都廳一郎廳五小喪則三都監都廳各一員郎廳則殯宮四禮葬五墓所六爲宜至於

監造官殯殿三國葬七山陵九依丁丑年例錄之小喪則以殯宮二禮葬五墓所七錄之何如 上曰郎廳之數一依五禮儀爲之監造事亦依爲之以上戊寅

沐浴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沐浴儀內侍以帷障大行臥內內喪則女官當行之而原書所無者不敢擅自改正或添入故敢達 上曰以內喪則女官懸註他如此例者不必一一稟定倣此爲之可也戊寅

襲

傳曰質殺宜在襲下而誤在斂下故今雖釐正而載錄古例其不設者多此則臨時稟旨造入

傳曰凡諸具中有內懸註者臨時書入一通使內措備

傳曰今番初喪時見之於該曹為浮費於市民為巨弊者多故有書入之命今覽儀軌可減者一併點下以省浮費以除民弊戊戌儀軌中襲斂諸具紬緞之屬點下減省永除尙方進排者凡九十二件

傳曰凡大小喪曾用有紋緞者代以廣織曾用綾者代以紡紬曾用紡紬及潞州紬者代以紬事亦載喪禮受教 以上辛未

傳曰今番乃覺襲斂襨以緞爲之此亦補編遺漏者今後則替之紅緞代用紫紬載於補編 丁丑

襲奠

傳曰襲奠條茄子灰減之 茄子灰即香爐中所鋪貢人進排一大斗簜故此後祭奠一併減除事追後下教

傳曰頃者燭定式時於喪禮不爲矣近日觀之

其制大小日不同此亦糜費之前勿論五時
祭奠與經夜燭俱以每隻二兩為之朔望與
名日殷奠以每隻三兩為之定後亦依此擧
行而常時只用心燭凡陵墓亦只用心燭則
於喪禮用心燭下大燭一不可自今為始除之

以上 壬申

傳曰殯殿魂殿祭奠燭定例則三兩補編則二
兩以三兩載於補編 丁丑

皐臨

傳曰凡箋文於 東朝於大殿則有之於東宮

古無而今番有慰箋而更其名曰狀云故事甚恠訝問之則於戊戌有此例今亦為之云戊戌果有則昨冬今年其殯宮一也或陳或否其渉謬矣該曹之不察政院之矇不察推俱渉非矣雖聽政後三名曰百官賀只有致詞無箋文而其曰有狀則於賀於慰亦豈有異同而昔年聽政之後戊戌則只封慰狀已亥庚子春國有大慶其無賀狀已為做錯今番援而行之亦渉不察而不察之中或行或否無乃哀勝於慶而然耶若然則哀中豈有

差等因一做錯誤若此此後一依賀箋云

封大殿勿封東宮之意即爲分付壬申

設氷

傳曰禮文有氷槃棧牀棧防而庚子後不設此只盛氷於器置諸四隅此亦省弊之一端今遵之盛氷之器自內有之不必造入壬申

靈座附靈寢諸具及魂殿魂宮山陵墓所諸具

傳曰殯殿殯宮排設諸具此五禮儀所不載圖與說今番並錄魂殿魂宮山陵墓所同○殯殿交椅黑漆魂帛以生綃造作○以上殯宮同○魂帛函朱漆○殯宮黑漆素扇

素盖俱以白綃造作○殯宮同○後改以綿紬受敎見下靈座滿頂骨即半月形○殯宮內喪無○高欄床床內四貼五峯屛風內喪則敎丹屛○殯宮敎丹屛內外喪同床巾綠領紅巾用綃○殯宮紅領黑巾綃用此外靈寢床襲斂床並用自內常御者小欄床命藏之而若或襲斂處與殯殿稍遠則有小欄床素錦褚殯宮同○魂殿唐家三面設五峯障子內外喪同○魂宮則敎丹障子內外喪同唐家內褘座交椅前有褘榻上有倚子左右有床左床上安主籐籍即櫝所盛○魂宮同左右設青紅盖各一左青右紅○魂宮皆以青盖鳳扇二魂宮雀扇殿外左右有冊寶繖燔朱紅漆

寶東冊西宮冊印藏黑漆○魂殿內右設畫龍磁尊二魂宮黑白尊

俱有倭朱紅漆臺同安於一阿架牀魂宮黑真漆

唐家前面及三門俱有紅綃帳有鐵鉤雙掛

中有玉燈灌地筒以銅為之黑漆盖唐家前

面左右設踏掌以上魂宮同牀巾綠領紅巾用紡紬○

魂宮紅領黑巾用紡紬○山陵丁字閣下玄宮前所設

與殯殿同以殯殿所用者取用只靈寢牀造

成而幕帳以紅紬為之欑宮四面有素帳靈

座前用紅緞帳今則用紅紬以殯殿所用者

取用以上墓所並同下玄宮柩衣三着上紅次青次

綠用雲紋緞其黼只畫於紅成殯時柩衣畫黼只用紅結裹時結裹於此柩衣上結裹後又用畫黼行喪紅柩衣一件此內外柩衣下玄宮時除之殯宮柩衣二着上紅次緑而只畫黼於紅成殯柩衣行喪柩衣與殯殿同

傳曰殯宮欑室諸具啓殯後預為持去丁字閣排設靈座紅紬帳紅綃帳二件在內一件在都監一玉燈素扇素盖素帳行喪時預先持去丁字閣靈座諸具行喪時先詣晝停都監若措備則直詣丁字閣

傳曰素盖曾以綿紬為之而今番則用綃未知

其故遂事不説然此後則定以綿紬可也
傳曰魂帛依五禮儀用束帛○傳曰魂帛雖載
束帛古禮而註以近用俗制
傳曰思之　太室帳本以用紬座榻所排昔則
用綾而今則用紬則殯魂殿殯魂宮用緞用
綾於心何今番編輯時殯殿紅廣織帳代以
紅紬凡袱與褥狀巾前以或緞或綾或唐紬
者皆以代用鄉紬前用鄉綃者仍前之意載
錄事分付以上辛未壬申
傳曰成服前唐朱紅交椅祭牀香牀燭臺牀成

服日倭朱紅交椅祭牀香牀燭臺牀陵殿銀
器尚方造備倭朱紅交椅祭牀香牀燭臺牀
因用於魂殿旣自尚方造備者都監勿爲疊
造事載於補編 丁丑

傳曰靈座幄以紅紬爲之 戊寅

銘旌

傳曰儀註中銘旌書寫官書以二品 戊寅

告廟社

傳曰凡國恤告 廟社稱王世子例也而己亥
香室一誤書國王字其後援而行之此非嗣

服前當書者一遵古例稱王世子事載於喪
禮從教
傳曰如有魂殿魂宮則一體告由 以上壬申
小斂
兵曹判書洪啓禧所啓莫環經一節在古禮
而五禮儀則闕之先正以爲當行矣此是不
可無之節次依古禮載錄何如 上曰依爲
之
傳曰不緊浮費亦侈也往年從看襲小斂時用
之不緊雖入不拆封而置之者於該曹浮費

於市民巨弊大斂時所用紡紬三匹外並除之以省浮費以除民弊 以上 辛未

治椑

領議政金在魯所啓外梓宮即五禮儀之大棺考見序例大棺內塗一如梓宮且考謄錄則乙酉年昭顯世子喪及己丑年 仁祖大王國恤時皆有內塗而厥後累次 國恤及戊戌戊申無內塗之例未知己丑後或有不爲內塗之定奪而然乎今番則何以爲之

上曰以不塗爲定可也 辛未

大斂

傳曰大斂條五禮儀但有斂時哭而無憑哭一節依禮書斂時哭更以憑哭

傳曰大斂條務令平滿下書覆以衾三字註以俗稱天衾四字天衾表紅裏青用緞襨表紫裏青内外喪同 以上壬申

傳曰今番補編時平天冠樑數纊一依珮玉例以粉畫之旒珠以五色紬造成若小喪則樑與纊以汞粉畫之旒珠同上九旒八旒五旒從禮文爲之圭俱以本圭藏之玉圭與青玉

圭亦從大小喪翟衣諸具以內備懸註丁丑

成殯 殯殿及靈寢諸具又見上靈座條

傳曰凡國之大小喪靈寢諸具前以緞者代以紬事亦爲大書於墓所都監儀軌卷首 靈寢幄以紅紬爲之事戊寅又有下教

編輯堂上李喆輔入侍時設盥櫛之具依儀禮錄於成殯條而靈座條所載則刪去事搨前下教

傳曰戊戌年無攢室故予意於殯宮喪無此例其命除之今覽戊戌儀軌乙酉昭顯喪無可

據例故禀除而於戊申以禀體不可不為之
故名以攢室而差等於攢宮之制不寫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之象為之大喪内外俱有攢
宮則小喪内外宜有攢室而禆耗不能記有
之命除之矣成殯已過攢室之制雖難為之
素錦褚作門一如攢室之制小喪内外俱宜
有攢室之意特書於殯宮都監儀軌卷首䰟
宮有黑盖雀扇則殯宮宜有素盖素扇而其
時以不設攢室盖扇亦不設而於發引之時
只用行路此其時都監之不察今番亦不細

究草記置之竽亦裨耗而允下覽儀軌而覺
得儀文不可不備蓋扇既不先設殯宮而用
於行喪亭素蓋二素扇二其令即為製入以
此仍用行喪時事此亦一體書於卷首事令
付殯宮都監○傳曰凡殯殿內外喪皆有欑
宮而四門畫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殯宮外喪
設欑室制與欑宮同而只不畫青龍白虎朱
雀玄武內喪亦稱欑室而依素錦褚例兩疊
以盖四面障子而四面俱有門盖與四面連

福慶樓貼又釘

傳曰成殯條本文内侍覆以紵絲小褚衣以連幅油紙重襲用白綃縱横結之云而今無此例初覆畫黼紅緞柩衣加漆畢度後仍覆此柩衣先襦衾次紅氈縫造結裹後安於輪臺板加覆紅緞大柩衣古文雖存紵絲小柩衣今去之

傳曰此後凡殯殿丁字閣左右只設油遮日勿設遮日魂殿魂宮庭中遮日油遮日之屬一併除之事分付載於喪禮補編(以上辛未壬申)

傳曰此後欑宮所盖揮帳仍以綿紬為之殯殿

內素揮帳用白木綿事載於今番儀軌日後依此定制

傳曰殯殿所用欑宮外素帳紅綃帳交椅祭牀等物仍用於山陵祭牀及燭臺牀香牀等物亦為仍用於魂殿而魂殿妝丹屛以苧布為之以此仍為定式

殯宮陵墓定例　傳曰凡欑宮內四方從梓宮有剩二尺（用營造尺）於殯殿則從古規欑室之制亦同靈座滿頂骨平牀東西長六尺南北廣三尺殯殿山陵同殯宮墓所亦同而漆則殯

殿唐朱紅殯宮常黑漆而椽頭餘不過三寸勿為加造以殯殿殯宮排設者用於山陵墓所平牀內神座交椅東西長二尺南北廣一尺五寸高用常制殯殿殯宮山陵墓所同仍用山陵墓所亦同漆則殯殿倭朱紅殯宮眞黑漆魂帛函外長一尺八寸外廣一尺二寸殯殿殯宮同漆同交椅祭牀四座長廣俱皆五尺高用常制漆殯殿倭朱紅殯宮眞黑漆而仍用魂殿魂宮而山陵墓所則尺數同而山陵則唐朱紅墓所則常黑漆而三年內用

四坐三年後只用二坐而二坐下戶曹殯殿殯宮香牀長二尺二寸廣一尺一寸仍用魂殿魂宮漆與祭牀同山陵墓所香牀長廣與殯殿殯宮同漆與山陵墓所祭牀同丁字閣南北內廣二十尺二寸皆用營造尺前則擴中用清酒醴酒今後則醴酒因舊清酒代用玄酒而此下教條列而寫名曰殿宮陵墓定例作成一卷為二冊一則藏於史庫一則藏於禮曹以憑後考 以上丁丑

成服

傳曰五禮儀只有拜跪時內侍捧杖懸註之文無他去杖之節然則入就靈座前時亦不去杖乎其文糢糊拜跪時內侍捧杖後勿論奠幣酌獻降復位後內侍進杖凡殿陵奉審時捧杖進杖亦倣此例止於版位事載於補編

丁丑

服制 附儀仗服色

編輯堂上李喆輔所啓取考續儀則喪冠梁數有三梁二梁一梁之別此或倣於吉冠梁數而至於衰絰之服豈有貴賤之別乎稽之

於古今禮書而無可據者故敢達　上曰依家禮五禮儀毋論貴賤並用三甓積可也

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今番賢嬪宮薨逝之夜臣等蒼黃入侍服制一節請詢大臣則首相參考禮文講究陳達　大王大妃殿服制以小功磨鍊矣伊後取考戊申謄錄則因儒臣獻議以繼體之重　大王大妃殿服制用曾孫緦以此推之則今以小功磨鍊輕重倒置不可不一番仰稟而大臣今方入侍詢問後更爲釐正爲宜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

議政金在魯曰禮莫大於正名而甲辰 國
恤時自 上散髮戊申孝章喪 大王大妃
殿服曾孫服 宣懿王后服孫服者全不成
名理雖以繼體爲重兄弟天倫其可變亂乎
殿下於 景廟 宣懿之喪服三年則是
矣直以兄弟之倫作父子之親則大不可也
戊申服制旣大誤今以適孫婦服磨鍊者實
爲釐正之得宜何可改也但今定服制亦有
所疑於古禮者禮曰有適子則無適孫家禮
適孫婦小功其姑在則否以此觀之當降小

功為緦而　國朝已行之例無可考據此一
款宜有所講定矣　上曰問于未入侍大臣
及儒臣禀處○禮曹啓曰前府使朴弼傅以
為伏念帝王家雖以繼體為重至若服制一
款當以天倫為重邦禮非但行之一時永為
萬世之垂訓則在博古歸正之如何云大司
憲沈錥以為伏念　大王大妃殿服制既有
戊申已行之例則到今似不可異同伏願更
加博詢而處之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為伏念
帝王家以統序為重雖有繼體之義然祖孫

天倫也名實一定不可孫變爲曾則孫婦服
緦禮經昭著雖使臣循例獻議區區愚見豈
外於此而　清問之下不敢陳說云　傳曰
繼體雖重倫序亦不可紊稱嗣服衰禮固當
也而於服制名不可紊既稱孝嗣嗣王則戊
申服由於不細察既覺之後先後雖不同
國朝典禮既無可據者置之○傳曰　慈殿
於孝純雖服小功服而以姑在則否之文當
爲緦麻而禮曹問議草記未及量爲有置之
之教而今乃覺焉編輯時以此釐正

傳曰庚子喪禮復舊　聖意至哉大哉遵此戊申復服制視事則以翼善冠烏犀帶白袍燕服則以白笠白衣終朞年則朞功名雖差等服則一也今番葬後燕服以黑笠素衣終功月視事服純用吉服終涉不然且於戊戌服制不復舊之前葬前動駕時議大臣御淡服況體　聖意復舊服制之後乎予意則壓尊處又不可不常服者外服盡之前青鞓素玉帶以無揚衮袍為可故初欲問大臣於戊申則君臣皆朞服故置之更思之此非從下服

者不可不博詢以處令該曹問于大臣儒臣
禀處○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爲臣之
意見已縣陳於前席矣一自　先朝盡復古
喪禮之後除壓尊及不得已處外　聖上之
所自伸者則以素服終其月數如戊申已行
之例亦未爲不可而但王家之禮異於士庶
動作時服色又與燕居之服有別葬後視事
服依　聖教權用青鞓素玉帶無揚黑圓領
袍恐爲得宜前府使朴弼傳以爲伏念朞大
功之服雖有差等至情所在終無間然則斷

自 宸衷義起行之參以情禮恐為恰當云

傳曰領相所奏既是儒臣中獻議又若此服色依下教舉行朝臣服色並仍前輦輿儀仗仍舊服盡之前前後部鼓吹殿庭軒架並去之戎服動駕時服色以無揚黑紗帖裏青帶則仍用存笠飾玉鷺對青鞋玉帶之意只去羽而諸臣戎服虎鬚仍用常時只除揷羽以此亦載喪禮受教於朞服則戎服依戊申例用黲袍黑笠黑帶百官服與公服同而內侍則黑笠青衣事一體載錄○傳曰服色既

定而於展謁時則用吉服只去皷吹者祗展拜時亦同而三月展拜時用服前講定服色以黑圓領袍擧行○傳曰迎勅出宮時當以黑圓領袍而入幕次更以衮龍袍迎勅回駕而其於館所郊餞時俱以黑圓領袍擧行而若朞服則當服黲袍以此分付儀曹○傳曰服盡前服色雖用黑圓領與淺淡服有間城內動駕諸臣服色宜仍舊而今番謁　陵時隨駕者純用紅衣非復舊服制之意堂下官依溫幸時例用黑綠青衣虎鬚捺庭入黃草

笠虎鬚用綠青衣

傳曰編輯中雖只載殯宮内喪在先公除前進見服色而於殯殿内喪在先公除前若有壓尊之事則服色亦若此而勿論殯殿殯宮所尊處服盡後若有隨駕或迎送之節則以常服爲之事載於受教

傳曰三年之制外王朝自有王朝禮卿大夫士自有卿大夫士禮今番孝純懿昭服制心不無疑頃者編輯廳堂郎入侍時有下教者而俱有證禮故仍命懸註更以思之於 大王

大妃殿用姑在則否之文於予用有適子則無適孫之文此雖載於儀禮及朱文公家禮俱非謂邦禮且予於孝純服大功此比諸孝章欲為差等而五禮儀則無懸註俱穪朞年從邦禮乎從私禮乎且兩文於士庶其雖然也於邦既封世子嬪既封王世孫雖姑在適子在主鬯之名位既定此正夫子所謂必也正名也國之所重名分也若此孝純將為衆子婦懿昭當為衆孫所重終有欠至於孝純服於公於私俱無可據禮予意則一從 英

廟朝所創五禮儀可也其令禮官更問于京
外大臣及儒臣稟處○傳曰以孝純懿昭服
制問議于大臣儒臣事下 教而至於子於孝
純服五禮儀子與婦俱以朞年載錄此我朝
典章初為大功而復為朞年即昔年已行之
事則今年捨此二例為大功服心甚不然令
禮官一體問議○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
以為臣於前冬孝純嬪宮喪初蒼黃入侍則
禮曹堂上先已入侍而禮官以為 大殿
中宮殿服制儀禮則大功國制則朞年而戊

中既只行朞制則似當降一等從古禮爲大
功 聖上下詢于臣臣亦以其言爲是遂定
以大功矣近伏聞 聖上於 筵中起疑於
與戊戊異同臣以當初與聞講定之人不勝
惶悚而亦恨無以古今禮意劈析仰陳者矣
謹按儀禮經天子諸侯正統旁朞服圖曰天子
諸侯絶旁朞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朞不降而
於衆子絶而無服又曰兄弟俱作諸侯服不
杖朞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大功
此所謂尊同則不降也其下自高祖父高祖

母至玄孫玄孫婦雙行對書而子下書曰長子斬衰婦下書曰適大功孫下書曰適孫齊衰朞註之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下書曰小功此乃帝王服圖正是邦禮何可謂非邦禮也喪服篇適婦大功章疏曰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朞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也疏曰父母為適長三年今為適婦不降一等服朞者長子本為正體故加至三年婦只是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蓋古禮則其服如此而自

唐始加婦爲舅姑之服爲三年故舅姑爲適
婦服亦加爲朞年其所謂適婦皆指長子服
三年者之妻也若不服子三年則爲其婦亦
服大功此非但私家之禮爲然實通于上下
之禮也凡喪服於尊卑之親輕重各殊伯叔
父母從叔父母從祖父母則於父於母其服
同而子婦從子婦從姪婦從孫婦則其婦之
服每降於其夫一等戊申之喪 殿下既服
朞則前冬之喪服大功者允合於古禮而亦
不違於每降其夫一等之義矣惟經國大典

禮典五服條於子則不分長衆皆朞年而於婦則分長衆爲朞大功夫禮之所以加隆於長子者以傳重在焉故長婦之服從其夫而亦加也安有子不分長衆而其婦反分長衆之理此必其時纂大典者不深考禮意杜撰而爲之耳今於國家喪禮一皆從古之日何可於此獨守其謬誤而莫之釐正乎況大典所載五服以其註觀之乃通行國中之禮非必爲王朝之禮至於五禮儀 大行喪成服制度外其他五服無所擧論而 英廟於

顯德王后在殯宮之喪服大功者已著於考
出之實錄且大典始於 光廟朝成於 成
廟朝今此五服在於大典而不在於五禮儀
則其非 英廟之改定朞年可知也 傳教
中一從 英廟所創五禮儀可也之 教意
有所不然也至於懿昭喪服制其時禮官亦
以禮書持入稟決於 筵席而有適子者無
適孫孫婦亦如之者既是儀禮喪服傳文又
見於儀禮天子諸侯服圖亦不可謂非邦禮
也若以嫌於衆子婦衆孫為疑則此又有大

不然者今此兩喪之有　至尊服制者正以
適統爲重也若衆子婦衆孫則初豈有服制
之可論乎昨冬服制旣有古禮之可據而亦
合於降夫一等之義故人皆曰戊戌之追改
爲誤而今始得正矣今春服制旣合於古禮
有適子則無適孫之文而又合於差降戊申
之義故亦咸無異辭矣臣意則以此載之喪
禮補編一洗前謬永垂後法恐爲得宜云判
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爲領相獻議考據詳盡
辭意明白臣意亦同云矣　傳曰令覽領相

獻議心疑釋然而經國大典之爲五禮儀節
下教之時錯也更無問議者在外大臣儒臣
問議之命置之以此載於喪禮補編○領議
政金在魯劉子云臣於前議中猶有當下而
未盡下者或恐驟看者尚不能無疑矣玆敢略
有追論附陳于下伏乞　聖明俯賜觀覽仍
許補入前議而載錄焉　下端論懿昭服制
條亦不可謂非邦禮也下或者以爲如不服
適孫之服則反似無服臣請明其不然也天
子諸侯服圖曰天子諸侯絕旁朞尊同則不

降是以雖於女子之卑而嫁於國君則只降其出嫁而不廢其大功況於尊同之世孫乎又其圖云曾孫緦玄孫緦而旁註曰適曾孫朞適玄孫朞爲是正統相承之孫則雖於未承重之曾玄猶爲之服緦而況於孫乎以此觀之旁親之服非尊同則雖朞亦絕正統之服雖緦亦服可知也（此下當承若以無於衆子婦云云）答曰省劉具悉昨覽獻議詳而盡矣今覽鄕劉無或過乎何以謂過昨日獻議中大不然以下之說亦釋下文已洞然復豈有或者之疑

而若此乎決無是理然卿意則是令編輯廳
一體載錄卿又詳爲予有一問而自黙今何
不諭大典中適子下若依古禮載三年之服
則今於孝純服自當爲朞服有何起疑而問
卿意欲從古禮則何不釐正於適子之爲朞
服而只欲釐正於適子婦之爲大功乎噫庚
子以後三年之制燦然一洗往牒幾百代之
陋雖於朞功之制予之必欲一從古禮者卽
體普年之　聖德也今若只釐正於大功此
正捨本而取末也大典中適子服爲朞似由

於喪禮不復古之前噫帝王家於尊三年之制既欠則况於下有三年服乎予意則先服三年服然後庚子復古之制尤爲燦然初欲下問而或恐張大不問卿之獻議中以令大功之制爲一洗前謬豈不快耶予意則以適子之爲朞年復三年之服然後眞箇爲一洗前謬矣昨欲下問而亦泯嘿卿劉起予心不可不諭卿須對爲卿意亦若予當廣問而釐正矣○假注書李煒書啓臣敬奉 聖批傳諭于領議政金在魯處則以爲卽伏承 聖

批又以長子三年復古禮事有所下詢意甚盛也噫古禮旣甚明正且於其下諸服並爲通暢臣非不思而但人主一身擔荷至重保護至愼上而於承統之服服三年外下而於傳重之服何可又服三年以自取難言之憂乎是以自古歷代未嘗有行之者我朝列聖亦莫之行其意豈不徵且深哉此與滕文公一聞孟子之言斷行三年於親喪者事體迥然不同臣意則斷斷以爲重難矣 批旨中豈不狹乎之 敎臣固受而自咎而适

滯之見終不敢贊成 聖教伏冀深有以
下諒也云敢啓 傳曰令覽史官回奏領相
以問者雖不爲非其難者亦意在而噫雖復
此禮戊申已遠於予有何追服而但其意則
欲復此制體庚子復三年之盛事也若此然
後朞功之制不期正而自正此亦必也正名
也而噫士庶雖爲四代奉祀猶服三年之服
況承統主鬯之胄子乎今問者予意深關係
重誰忍默焉不問則已既問之後劉批亦諭
何不廣問其令禮曹問議于在京大臣及在

外領府事儒臣左相入城後一體問議○禮
曹啓曰判中樞府事金若魯以為適子三年
之制載於儀禮禮意明正今 聖上欲復古
禮修明服制者 聖意甚盛而第念邦家之
禮異於士庶至重至難此歷代帝王所以未
有行之我朝 列聖亦莫之行而庚子復古
制之時不及於此是豈但無意而疎漏而然
也上而承統下而傳重制服之義雖同邦禮
之重迴有間焉朱子論喪服甚詳而無所講
論於此者亦或有意歟關係重之 教誠為

至當關係甚重之三年喪制今遂斷定實爲
重難不敢贊成惟願 博詢而處之云右議
政李天輔以爲適子三年服載在古禮人君
宗統之重比諸大夫士之傳重不啻尤重則
聖人制禮之意若無上下之異而三代以後
未有人君行此制至於我朝 列聖承繼儀
文大備而猶不行此制者無或以人君付托
之至大擔荷之至重在於一身故上而承統
之外有難加之以三年之服時王之禮定爲
朞年者蓋以此歟伏願 聖上廣加詢議而

處之云前司果尹鳳九以爲爲長子三年周
公著之於經朱子服之於身此通上下亘古
今之經法也而時王之制無論長衆一例服
朞嘗時纂輯諸臣之意或有所以而有不能
究知者矣今 聖上慨然有意於追復古禮
意甚盛也然禮者天理之節文意義謹嚴條
理精細是以經文不盡言者傳言之傳之所
不盡者註疏又詳之後之論禮者必上下參
究毫分縷析而經變綜錯之間猶患有失況
帝王家典禮尤難輕議者乎今必欲釐改則

使知禮諸臣且就經傳及先賢諸說考究看詳以為盡善盡美之圖焉云矣敢啓○七月二十四日傳重服制講定　綸音噫喪與服雖有輕重大小之分由於情出於禮一也噫予日益衰耗日甚一日本昧之禮文亦何更張且雖復古制吁嗟戊申年歲已遠今何追服而但今者問議者所重在焉一則庚子之後方喪之制大備于今又復禮經所載長子三年之服則其可為復三代之舊制述昔年之　聖德也一則禮經所謂為長子服三年

者乃所以傳重也所重何即 列祖也奚曰輕也滕文公之事六臣獻議中雖曰比今輕重迥異乎意則非爲子也所重在 列祖則亦豈云迥異哉噫惜一朞之加服隆三代之舊典則輕重果如何三年之喪三年之服若衣之於裳也我朝喪制本自燦然方喪又大備而此一節猶不備此無異於有衣而無裳也且戊戌之追行朞服乎意則此亦復舊制之一機也禮文既如此戊戌朞服其亦自然合禮今復三年之制則禮文從此團圓復先

王之舊制述　聖考之盛德在此一舉今予
不爲更待何時噫戰國後漢唐以來滕文宗
孝外三年喪莫之行也嗚呼三年之喪即天
下之通喪而猶不能行則孰知傳重之重而
爲長子服三年之衰乎方當衰耗且修喪例
欲復古禮以垂後世也領相獻議中其持難
者亦已諒矣噫諸臣雖爲君予則重傳重也
惜古典也且若此然後日後雖或有長衆之
分可無掣肘之弊矣噫予之所執者其重莫
大欲復者聖人之禮經也雖質諸聖賢庶可

謂無疑豈區區於持難乎大臣儒臣獻議中
咸曰經法亦不以予問爲非惜乎無一人協
贊也及今不釐則禮經之制因此而不明傳
重之義莫伸於後世可勝歎哉或曰爲人君
而服朞其亦爲重也奚曰莫伸云則此不然
也旣不稱禮又何伸也其令儀曹卽復爲長
子三年之服至於長子婦服則古禮於舅於
姑服朞制故從而爲大功而自唐以後爲舅
姑服三年之喪故長子婦之服亦爲朞年今
當從此令編輯廳載於喪禮補編視事燕居

服今復三年之服故一通差等書下分付儀曹亦載補編○視事燕居服參酌定式三年傳重之服依戊申講定公除前視事服則白布裹翼善冠白布裹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燕居服則白布裹笠白布衣生布帶白皮靴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笠白布衣白布帶白皮靴朞年之服公除前視事服則白布裹翼善冠白布裹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燕居服則白布裹笠白布衣生布帶白皮靴

(不杖朞翼善冠烏犀帶黑布裹笠)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烏犀帶白布圓領白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笠白布衣白布帶白皮靴(不杖朞則視事服黲袍烟鹿皮靴燕居服同)大小功公除前視事服則翼善冠烏犀帶黲袍烟鹿皮靴燕居服則黑布裹笠白布衣白布帶白皮靴公除後視事服則翼善冠青鞓素玉帶黑圓領袍黑皮靴燕居服與公除前同(同日書下)○領議政金在魯劉子夫為子服三年即儀禮經文而苐其當服不當服有許多般數故私家則雖遭長子喪而應服三

年者絶罕矣 聖上之意以爲註疏說 先
朝曾所不用帝王家主鬯承統者皆當爲正
適 聖教超越固可謂簡直通暢而尙於其
間有種種難便就以明白易見者言之前代
固有累喪太子者若皆爲之三年則爲子服
斬當不止於二番而已或至再服三服者有
之亦或有子未下殤而父服斬者夫斬衰者
服之最凶而最重者也爲子服斬一猶重難
況於再三乎況於人主一身奉宗社措萬幾
至重而至愼者乎傳所謂不貳斬者似若爲

此準備而周公制禮之本意亦恐不如此也
宋孝宗始行三年之賢主也而於莊文太子
之喪只服朞而未聞其時朱子有請行三年
之議也　皇明太祖皇帝服懿文太子亦朞
年而　憲宗皇帝則以太子年未三歲喪禮
皆從簡素服七日而除　世宗皇帝則以莊
敬太子薨於殤年　教以天子絶朞朕服非
禮不從禮官之請只輟朝十日止令百官成
服　兩皇帝之不念名體之重慶以殤禮有
未敢曉至我　國家　世祖　明宗　仁祖

朝皆只服朞且國制爲子不分長衆並朞年者寔與 皇朝會典同而其意深遠其在遵先之道從周之義俱不可遽然變改也況一切行此禮則有違於不貳斬之傳文而未必合於周公制禮之本意者如上所陳臣之淺見斷斷以爲難行也伏願 聖明勿以成命之已降而難於復改更加十分商度於 聖心而處之焉且孝純嬪服制有改定朞年之命長子服旣定三年則適婦服之從而爲朞宜矣然臣方以大者仰請勿改如蒙 命

音則自當並收無容更論而蔡於 聖教中
今不可追服只除服依此舉行之 教竊恐
禮意不然蓋朞與大功衰制不同升縷各異
若以大功所制之服仍服十二月則是殆禮
所謂衰不當物也其可乎哉凡服皆以始制
爲斷乃先儒之說今此孝純之服既成以大
功而又將盡矣 聖上之當初下詢也有曰
予非欲追加服也只欲釐正其禮以垂後也
臣意則三年之制既不追行已成將盡之服
依初節目除於來朔恐未爲不可也 答曰

今予復三年之服者意非爲長子者雖二三
並服之意也下教中曰後雖有長衆之分可
無掣肘云者政謂此也此雖心常有在故因
此而諭自合於卿劄中傳所謂不貳之文矣
祭服事今日復古禮之後其所謂追服噫有孝
純笄雖衰矣何惜尚方數尺之布苟着大功
幾盡之衣而所慎重者已成服之後更造祭
服劄語誠是曾於戊戌亦有追製以入之事
令尚方一依舊例製進焉以上壬申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壬申秋奉朝賀金在

嚮陳劄論爲長子三年服制曰前代固有冢喪太子者若皆爲之三年則爲子服斬當不止於一番而已爲子服斬一猶重難况於再三乎傳所謂不貳斬者似若爲此準備而周公制禮之本意亦恐不如此也其時二答教曰今予復三年之服者意非爲長子雖二三並服之意也下教中日後雖有長衆之分可無掣肘云者政謂此也此雖心常有在故因此而論自合於卿劄中傳所謂不貳之文矣今於服制條當以相劄及三答教之意載於

爲長子三年服制之中而此是大典禮故不敢擅便敢此仰禀 上曰卿言是矣懸註可也戊寅

傳曰服制既復舊之後三年之服二十七月而禫杖朞之服十五月而禫祥與禫之間大喪則祥後服黲袍禫日服玄袍此二喪則祥禫用何袍二喪之中亦有差等否今番補編當載録令該曹即問于在京大臣禀處○禮曹啓曰領議政金在魯以爲爲長子三年之喪名體至重祥禫問服色似與大喪無間杖朞

之喪雖若有差等只是月數有殺祥後禫間
服色則似亦不必異別云判中樞府事金若
魯以為與領議政議同云矣 傳曰依議修
正儀註令編輯廳載錄
傳曰今番服制復古後儀註不可不釐正大殿
為長子斬衰三年為長子婦齊衰朞年中殿
為長子齊衰三年為長子婦齊衰朞年若内
喪在先則大殿與世子宮杖朞服制儀節並
百官士庶服制儀節令禮曹參考禮文成儀
註啓下後送于編輯廳事分付

傳曰小喪練祭儀附註各殿釋服時自內臨魂宮以喪服先哭後釋服設行茶禮他倣此小外喪承史入侍朝臣入參之節見下懿昭世孫喪受教○以上壬申

傳曰頃者猶有不諭者所謂公除即諸臣之服制也有服制定限故諸臣以此行公國君豈有服制而以國為公故有公除之名噫三年之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而其無公除萬機叢脞故莫重三年亦有此名杖朞之服君與臣一也其君以具禫之朞公除後因山前仍着白翼善冠則諸臣具禫之朞服制後服

吉赴公亦將曰無禮於君則以國爲公而爲公除於臣則壓於其君而爲服制究其本皆以國爲重也而國君之公除後視事衆與朝臣異其無壓尊而然也雖不知禮文之精微此則皎然明甚也且壓尊之義頃已諭若辛亥六月後則雖諸臣服盡之後進見時則用淺淡服公除之後其君着翼善冠烏犀帶坐法殿而諸臣以白帽白帶進見非徒事體之不然臣子一也而此朞制反勝於父在之心喪也公除後諸臣進見時帽帶從上事分付

大殿所屬及扈輦隊動駕時亦從此例事分
付貞聖王后國恤公除後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頃者祭服所着已
以草屨磨鍊而外議皆以草屨為常着菅屨
踈屨俱載禮書 大明集禮圖制亦分明今
若使尚方依様造出則可合古制云故敢達
而集禮圖式亦為持入矣仍為奉上 上下
覽後 下教曰注書持此冊子往示時原任
大臣收議以来可也○領中樞府事金在魯
以為菅屨踈屨圖形非但在於 大明集禮

今之喪禮備要所圖亦與集禮同而古制既
難的考不得不以俗用喪屨代用耳儀禮喪
服圖式既不圖屨制喪禮備要成服之具屨
之制度亦不明言　至尊所御之屨今若令
尚方做圖講究而別造則可以造成而但恐
百官之屨有倉卒難齊參差不一之患舊圖
只有菅屨疏屨而不杖麻屨以下無圖抑百
官則因前無攷耶惟望博考審處判中樞府
事俞拓基以為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之制俱
載古今禮典如可做而製造或似彷彿而第

須先識菅與蒯之爲何草然後方可議其制様且見五禮儀服制條註菅屨䟽屨並代用白綿布鞋豈亦以衰絰雖用古制而菅蒯不可詳故代用白綿布耶與其不知爲何草代以藁麻而只倣不可詳之制様改造他屨恐不如遵用古今所行且依朱子說卒伍所着之制一用見方所用之爲不害於義伏惟
上裁判中樞府事李宗城以爲今此俯詢固出於遵禮復古之
盛意謹按朱子答周叔謹書曰菅屨䟽屨今不可考略以輕重推之

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屨可也麻鞋今卒
伍所着者喪屨之制在朱子之時尚云不可
考今以圖說所畫者依據而成之其能合於
禮制有不可知所謂菅與蒯亦不知為何草
勢將以無菅用蒯之義以藁草代之以代菅
蒯之藁成不可考之據斷然行之已非慎重
之意而見今上下通用者政是朱子所謂卒
伍所着亦自有據且是　列朝已行者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即禮也區區愚見仍舊恐當
領議政李天輔以為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之

制俱載古今禮書且有圖式其制度則可以
考見而菅所謂菅與蒯未知為何草今若以
圖說所出者依據為之則不可不以藁草代
之菅屨之必用菅蔬屨之必用蒯皆有其義
則代以他草而只取其名恐甚苟簡惟在慱
詢而處之左議政金尚魯以為斬衰之用菅
屨齊衰之用蔬屨見于公私禮書而二屨圖
形不但載於 大明集禮家禮及喪禮備要
亦以圖載焉今於 至尊所御之屨欲倣此
圖而造成則自可行之但蔬屨之藨與蒯東

俗不知為何草故無論斬齊自古以藁代之者此也屨制雖可倣用集禮造屨之草則似未可倉卒考辨惟此一事恐或難變至於百官所着屨制亦不可異同伏望博詢而審裁焉右議政申晩以為斬衰之菅屨齊衰之疏屨不但 大明集禮圖解之詳備家禮所在亦同於集禮而喪禮備要則蓋因家禮而圖解皆同也諸書圖形如是明的今若倣其制樣而造成則似合於禮意矣勿論斬衰齊衰菲屨雖殊屨之制度則同不杖朞服之麻屨

其制似必無異既曰不可不依古禮改之則麻屨亦為一體改之恐似得宜 傳曰朱子之意亦然從俗可也

傳曰自內五服中腰首絰皆依禮文載錄而只用於三年之制事亦載補編

副司直鄭榦上書曰臣謹按儀禮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不杖朞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輕㳂其屨䗲蓋菅疏麻繩隨服漸殺衰固不可無屨屨亦不可錯亂其等殺明矣是以庚子甲辰兩年儀註皆用菅屨上

下服俱是斬衰故也庚戌則 上服爲齊衰
三年宗親文武百官之服爲不杖朞 上服
宜用踈屨下服宜用麻屨而宗親文武百官
同用踈屨實欠别白也今年臣服與庚戌同
是不杖朞宜用麻屨而儀曺行會宗親文武
百官衰服而没屨帶代以白皮靴白皮靴者
即公服所着也庚戌踈屨雖混同 上下服
而猶歸從厚之義今爲 二聖母服朞何等
重制而没其屨帶與緦小功無異固已未安
而上襲衰經下着公服之皮靴亦豈非斑駁

之甚乎昔宋寧宗時有司誤用漆紗淺黃之服朱子請因啓殯發引變制之節復用初喪之服追改既往之失寧宗詔從之此實改正謬制之一證也伏乞 邸下將臣此章上稟

大朝下 詢大臣及儒臣如或有槪而無同及今發引之日去皮靴着麻屨則方喪之制粹然一歸於正無因循苟且之弊矣云云

答曰書辭令該曹稟處○傳曰以䟽覆事頃者禮官稟請大臣亦有奏而命置之今聞前承旨鄭榦上書云雖徽節喪制法古之後

不可不備依請舉行事分付儀曹亦載補編
○傳曰管屨麻屨與祭履無異亦行祭時入
侍一依祭履舉行事分付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內喪在先變服一節
臣有所懷敢達內喪在後在先自上服制則
三年朞年固自迥別而在羣下則同是從服
齊衰朞年豈有異同而生布變制之有公除
卒哭之別者殊無意義惟進見則必從上服
自當不同矣進見服外一體磨鍊何如 上
曰諸臣服制之不當異同云者誠是矣依所

達磨鍊可也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大喪百官公服燕居服成服時用生布練時用白布此則禮之當然者也內喪則以練祭釋服之故練祭變服之禮移之於卒哭然卒哭後衰服亦無變制之節則公服燕居服之變制果何當也臣謂宜以成服時所制生布至練而除至於內喪在先公除後變服則出於次次等殺之義而全無所據亦當一如此制矣但內喪練後臣服雖釋而上服未盡則進見之際用淺淡服

烏紗帽黑角帶內侍長在先公除後臣服雖未變而殿下視事服燕居服既用翼善冠黑笠則進見時亦當用淺淡服之制此乃從上服之意也卒哭後公除後百官變服之節一從掃去並至十三月而釋服恐爲得宜　上呼寫傳敎曰凡事必也正名必也正本于今編輯更何有掣肘參差三年之制因山前後服色庚子甲辰已有定禮而至於朞制須者李基敬書陳大意則是今番編輯時其宜釐正至於公除只酬應公務而已君臣成服後

布帽布袍布裹帶卒哭後黑帽白袍黑帶燕居服布笠布袍布帶十一月練後白笠白袍白帶十三月後用舊例着無禫朞服則諸臣無服惟於君服成服後翼善冠白袍烏犀帶燕居黑笠白袍白帶長子三年服視事服與杖朞同燕居服布笠布袍布帶練後黑笠白衣白帶至祥而止此服諸臣亦有朞制服色一依朞年制舉行事載於補編以此遍示予

時原任大臣

傳曰今因釐制下問乃知堂上官尙用青鞋云

三年之制去金玉圈着制不去而至於貂帽則三年之制與着制無異似以為貂帽與青鞊一也既着貂帽何去青鞊云而此則不然自今鑾正鞍轡並去華飾以嚴服制事分付載於補編而去華飾下懸註曰華飾即錄入絲青鞊也事一體分付以上丁丑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補編服制條臣自為出草而以其頭項甚多故每一條註必三四行覽者難於領會該曹成出儀註之際亦必易於做錯臣欲於題目下註以此條節目甚

繁故　遂稟後只錄大喪儀註而內喪小喪
儀制之同異俱見於圖說及諸具可以依大
喪例出儀註云云而大小服制及變制之節
欲詳著於圖說及諸具敢達　上曰依爲之
傳曰內需司官員以下所屬服制一從百官及
吏隷四宮則宮任從內需司而奴婢終三年
若在先內喪則從朞服小喪則只當宮終三
年
傳曰大喪百官受衰官給自備限節一依庚子
例爲之朞服及追服之人亦倣此例至於殿

官陵墓官員及內侍追服者事體異焉勿拘

其限官給以上戊寅

傳曰今番　因山時隨駕也　先陵宜有望拜之禮而今日大臣入侍時上下以難便酬酢矣更以思之辛丑年　皇兄謁　陵時予亦隨駕奉審時同奉一岡故以衰服一體隨後奉審以此推之今番比諸庚子雖有異同岡之內其着奉審外先內先何拘輕重以一事言之喪制王公匹庶一也其着同葬為子弟者拘於輕重不為臨壙乎其臨壙也衰服之

外何服爲或者曰今番與庚子有異旣非同
罔衰服奉審不然云則此已有可據之例昔
年 仁穆王后國恤在於 大王國恤之後
而罔亦如今 聖祖三年內展謁 山陵時
先陵奉審與否當在實錄令春秋館堂郎即
爲考出實錄亦有近例庚戌 宣懿王后國
恤因山後展謁 山陵時 大王陵在於一
罔之上其時奉審與否應亦載乎日記承旨
亦爲詳考一體入侍以奏而若有前例必也
行矣雖然此則 因山之後 先陵展謁想

必以視事服與今不同入侍儒臣上下番既
承下教若無奉審之節紅箭門內衰服展謁
雖不敢云 陵不拜為人子之道乎予意則
紅箭門外望 陵而拜禮不可闕以此即為
問議于時原任大臣入侍以奏○領中樞府
事金在魯以為以私家之禮言之無論父母
喪先後同在一岡則元無易服之規似不必
有所壓屈以衰服望拜登審恐未為不可矣
判中樞府事俞拓基以為臣素昧禮且此
因山時 大駕隨臨又是 國朝未暇行之

禮則展謁　先陵時服色有不敢臆對而第
以私家言之祔祭時喪人之凶服入廟先賢
之所嘗許後喪祔葬時以衰服省先葬又是
通行之禮今此　聖教恐爲合宜判中樞府
事李宗城以爲竊伏惟念禮無明文而事有
必行則不得不緣情而爲之矣雖以私家言
之壙墓與哀之地有異祠廟衰服展省亦先
儒之所許　王朝典禮固不敢比論於委巷
之所行壓屈之義恐不可膠守而無變　聖
諭所及誠爲允當領議政李天輔以爲　因

山隨駕時展拜 先陵一節苟有可援之禮
則其在天理人情有不可闕者而所難便者
服色而已 仁穆王后國恤時 聖祖展謁
必在 因山之後則不待考出實錄易服之
節與庚戌年 殿下展謁 懿陵時恐無異
同而辛丑年 景廟謁 陵時一同奉審服
色無可以別之蓋其易服之節惟在 因山
前後 王家疑禮或以私家所行先輩之論
為參考而私家喪服則毋論葬前葬後衰絰
外別有所着之服隨時易着無所掣礙故禮

家講究無因而及此者　俯詢之下無以援
據仰對而至於紅箭門外望拜則異於　展
謁又異於奉審祭以情禮似無不可爲者而
便是義起臣不敢臆對更加博詢而處之爲
左議政金尙魯以爲　舊陵之衰服拜審乃
是無於禮之禮也今朝入侍時　俯詢之下
以臣謏蒙不敢倉卒臆對只以揆諸情禮闕
之雖難而服色果亦難便之意仰達而退矣
乃者　聖教中所引辛丑事誠爲可據之例
蓋以事體則先後輕重雖似與庚子有異而

以情禮則今此　山陵旣祔　舊陵毋論同
岡別岡其爲一陵同也衰服奉審曾有辛丑
已行之禮則今番之引此爲例恐未知爲未
安至於望拜亦謁　陵也紅箭門外旣已衰
服展拜則門之內外無甚異同上　陵不上
　陵亦不必大以爲拘也然　王朝之禮至
爲重大惟在　聖上博採而裁處焉右議政
申晩以爲　因山隨駕時展拜　先陵一節
朝者入侍伏承　下詢而臣於禮說素所昧
昧不敢妄有援論只以服色之難便仰對而

退矣第伏念 因山之前衰服外無他服色
則以衰服展拜 先陵實無明白可據之例
而但今此 山陵毋論同岡與異岡卽是同
祔於 舊陵而 殿下旣已躬親隨駕則其
追慕永感之痛當有倍於平日一番展拜實
是 孝思之不可已者且辛丑已行之禮亦
可以傍照於此紅箭門外望拜一依 下教
爲之庶或近於緣情之禮矣然莫重邦禮臣
不敢倉卒臆對惟在博詢而裁處焉 傳曰
政院日記禮曹謄錄已有可據時原任大臣

獻議亦然今番因山日隨駕時到　陵所以衰服紅箭門內先行謁　陵禮次詣假丁字閣行哭拜之禮先奉審于　攢宮後上　陵奉審下　玄宮後回駕時當兼行哭四拜辭陵禮令儀曹依此擧行此乃新禮以此載於補編而展謁若或在於因山後則以視事服依古例紅箭門內兼行哭四拜謁　陵禮後上　陵奉審仍為行祭於舊丁字閣更以衰服行祭於假丁字閣而辭　陵時則更以視事服兼行哭四拜而若內喪在先則到

陵所以衰服紅箭門內亦依古例兼行哭四拜謁 陵禮後先為奉審行祭於假丁字閣以視事服行祭於舊丁字閣後更以衰服紅箭門內兼行哭四拜辭 陵禮事一體載於補編

傳曰噫國恤稠疊豈若今年乎明年四月元良心制之後諸臣淺淡服進見其無異同而至於內外侍人服色從上乎從元良乎與壬午有間令禮官問于時原任大臣登對時稟處

○領中樞府事金在魯以為 下詢明年四

月東宮心制後內外侍人服色此與壬午有
異內外侍人方持 孝昭殿三年之制亦無
壓屈之義則從 上服恐宜矣判中樞府事
李宗城左議政金尙魯右議政申晩議皆與
領府事議同 傳曰明年徽寧殿禫後內外
侍人服色一依金領府事獻議施行以上丁丑
傳曰十五月爲禫之時則本殿中官內人及世
子殯宮中官內人從心制之服餘皆從上服
服吉而若今則 孝昭殿三年之制未畢各
殿中官內人並從上服以衰服終三年若奉

慈殿則本殿中官內人亦從上服懸註而
內人之大袖長裙即內官之衰服也內官出
入既着帽帶則內人出入只着衰服於禮不
然莫重祭服常服而行亦涉褻慢今後則祭
外勿着事載於補編戊寅
傳曰既有前例 大王大妃殿輦輿及傘蓋前
進黑大殿輦輿及傘禫前用黑禫後復吉世
子嬪輦輿及傘禫前用白禫後用黑若有謁
陵之事大殿黑布笠黑布帶白布帖裏侍
衛百官從上服祥後禫前笠帶則同帖裏則

用淺淡百官亦然而世子或有隨駕之事則
禫前禫後翼善冠布袍一從儀註春坊桂坊
官員及凡隨扵元良者服色一從世子服事
分付儀曹
傳曰諸臣及春桂坊官員祥後禫前與大殿入
侍無異而禫後大殿入侍從吉世子宮入對
淺淡服事分付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凡祀典係是吉禮
則雖當 國恤時孝章懿昭廟行祀祭官服
色似當有參酌之道而無可據之文何以爲

之 上曰豈有變服之事以白布團領行祀
可也又所啓自 上服盡前 宗社殿宮親
祭與 展謁行禮時服色當自如而出還宮
時服色不可不講定故取考謄錄則戊申春
服中 太廟展謁及親祭出還宮時自 上
翼善冠黑圓領袍玉帶百官黑團領品帶皷
吹去之矣今番則何以爲之 上曰一依前
例舉行可也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臣日昨以 宗社
殿宮親祭時及 展謁時服色事有所仰達

矣 大駕出還宮時服色則一依戊申年蕃
服時例自 上御黑團領袍百官以黑團領
品帶事已為出舉条矣戊申前例雖如此自
上既御黑圓領袍則百官黑團領品帶之
自如殊無從上服之義百官則無紋黑團領
去帽背進參似為得宜矣右議政申晩曰自
上既御無揚黑圓領袍則百官似當以無
紋黑團領去帽背以存從 上服之義為宜
矣 上曰此有不然者三年之内若有祈雨
之舉則百官皆以常時吉服參之則於大享

親祭時服色豈有間焉依前磨鍊舉行可也

三月初八日 毓祥宮展拜擧動時 傳曰服色以今日視事服擧行百官亦以烏帽角帶白袍隨駕

傳曰朝臣吉服隨駕時網巾之緣一依常時事分付 以上六條貞聖王后國恤時

傳曰挾輦前排大喪外齊衰三年則練前白巾白衣練後黑巾淺淡服去華色旗則從蛟龍旗信箭旗表五營仍前朞年喪以下如常事載於補編

傳曰練祀後繖扇及日傘仍白其餘雲寶劒依
常纓帶青此後雖大喪三年之制勿裹只纓
帶用青擔筒箇亦同儀仗三年内青紅蓋及
鳳雀扇用素其餘勿裹事定式載於補編
傳曰練祀後祭官服色 懿惠兩陵及 宮園
廟墓一從徽寧殿事分付若大喪三年之制
則宜從三年載於補編○孝昭殿練祭後以上戊寅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今八月二十一日
所下 傳教中三年内諸臣服盡之後進見
時淺淡服若有大科唱榜則從吉乎從淺淡

乎若從吉則於賜花何決涉不然令儀曹詳
考謄錄登對以奏事 傳教矣取考謄錄則
戊辰年 莊烈王后國恤三年内當庚午式
年諸科放榜則其時亦以朝臣服盡而進見
時淺淡服之故吉服賜花當否收議大臣依
仁穆王后國恤練祭後式年科放榜時例
行禮吉服新恩賜花之節無異常時矣 祖
宗朝已行之禮既如是明白則固當仍以爲
例而於今喪禮復古之日似不無隨變之道
問議于諸大臣稟處何如 傳曰明年三月

後若有唱榜則服色從吉從淡與否令該曹
考奏矣頃者以領府事獻議觀之意謂淺淡
服今聞禮判所奏二去庚午年議大臣以吉
服行禮云故例雖若此予意諸臣進見既以
淡服則名雖權停禮無異進見況庚子以後
三年之制復舊之後其君方在衰麻之中而
諸臣以吉服行禮於法殿其君服衰若常年
而賜花賜酒於殿庭決不然矣以淺淡行禮
誠爲得宜以此問議于時原任大臣登對以
稟○禮曹啓曰領中樞府事金在魯以爲

喪禮補編 癸 教 上

下詢事臣魯祭　先朝壬午監試適當辛巳
國恤朞年之內而以自　上三十日已服
盡之故唱榜時大庭服青袍　闕內淺淡服
闕外白袍凡三次變服尙能明記恒知
國恤中唱榜服色一從進見之服玆於前議
略論及此而二去庚午前例全未聞知矣今
始取考禮曹謄錄則其時相臣只憑無文籍
傳聞之　仁祖癸酉前例謬爲獻議有此定
奪猝變平日進見之服者固已未安而今則
喪制復古禮節尤嚴其不當更援未復古前

舊例也明矣凡唱榜時雖不親臨一用親臨
之例則 君上方服衰麻而臣下於 御前
服吉戴花無異平常於禮於理近乎否乎今
年二月 國恤時禮曹磨鍊儀註朞年內諸
臣進見服烏紗帽黑角帶白袍與辛巳判異
者以喪禮之復古故也朞制猶然況三年之
內乎 聖教論斷至為明白允當臣無容別
議判中樞府事李宗城以為大庭權停之禮
便同進見則新恩之服色宜無異同於朝臣
喪制復古之後儀文益備則戴花之前事正

好釐正於今日 聖教之下臣無容贅議左
議政金尚魯以爲內喪練後大小科唱榜儀
節雖有庚午前例而喪禮復古之後凡百儀
文視昔頓異權停之禮亦與親臨同則朝臣
進見服色用淺淡而獨於唱榜用常服以至
賜花賜酒一如平時揆之禮意大爲未安今
此 聖教誠甚允當謏蒙如臣無容獻愚右
議政申晩以爲今觀諸大臣獻議其所論列
極其詳備以臣謏見無容贅陳云矣 傳曰
今聞諸大臣獻議與予意同噫喪制朞制復

舊之後其宜修擧禮文而大小科唱榜時皆從其時進見服色若庚子之歲則當布帽布袍若今年則諸臣服盡之前當布帽布袍諸臣服盡之後當烏帽淺淡服若辛巳戊申則君臣服盡之前當烏帽淺淡服若壬申則於諸臣雖無服其君服盡之前亦從進見服烏帽淺淡服而新恩服色勿論淺淡布袍唱榜時一從其服而去華蓋賜酒生進則勿論淺淡布袍一從其色巾則一從其色用軟巾帶則布袍用布帶淡袍用黑布帶只去襴衫條

帶亦去賜酒事載於補編丁丑

朝夕哭奠及上食 附朝晡哭及薦新

傳曰五禮儀中旣稱朝夕哭及奠上食云此三件文也而泛看以朝夕奠之哭過葬後並與哭而除之若此哭字豈書於奠字之上而亦非朱文公喪禮中卒哭後有朝夕哭而已之文及小祥後止朝夕哭之意也今補編中朝夕哭儀一例載錄喪禮復古之後魂殿魂宮卒哭後小祥前遂除其哭其無意義此後依禮文行之○葬前曉鼓起寢時仍行朝哭入

定時入寢仍行夕哭內例烽火時先有夕哭而此疊行也今後去之

葬後朝哭行昧爽夕哭行初昏若値大祭又朔望祭則行祭前隨時先行小祥後止凡朝夕哭時只行哭無拜禮朝哭後奉魂帛就靈座夕哭前奉魂帛入靈寢

傳曰五禮儀中襲後始設朝夕奠上食之文又儀並去之自成殯後設行

傳曰自庚子 國恤入直人行朝晡哭戊申春桂坊官員請又行朝夕上食若此故今番又用此例比諸庚子四時哭矣今乃覺過此後殯殿殯宮只行朝晡哭而於殯宮內喪無此

例令編輯廳依此載錄

傳曰今因殯宮薦新釐正覽之莫重薦新雖不緊不敢減而此外不緊者宜減早藿水芹半乾雉生蛤絡蹄雀舌生訥魚烏賊魚鮒魚生鴈山葡萄獼猴桃瓜魚天鵝秀魚生兎等於殯魂殿殯魂宮除減事分付禮曹 以上壬申

傳曰今番 孝昭殿薦新一遵庚子年例依禮曹分排擧行今乃覺爲凡薦新一從常時進御者封進而應薦新外加薦者若是豁然其中亦有不緊名目而至於柚子既有本薦新

而欲為進定卜定海島海州青魚即二月令
而亦進定於嶺南此亦民弊從今定制自徽
寧殿二月令紫蟹六月令兒雉八月令小川
魚十二月令鶴鶉外勿為封進雖已自禮曹
分排分付而其啓下者勿施一依此例舉行
事即為分付亦載補編
傳曰今番奉 遺教祭享中除不緊名色欽仰
慈德之至矣而因此竊心常不然者殯魂
殿上食即象生時例為之也而一食豈有二
飯有內外上食故設水刺二器揷匙點茶者

即內水剌故外水剌預差陳設而已其謄文具亦為浮費自徽寧殿始司饔寺水剌米付諸水剌間用於上食本寺加封者減之山陵則依前進排而自內劃以所捧肉膳只設饌品事載於補編

傳曰內上食饌物無過九器外上食饌物依此舉行事有 教而坤殿殯殿外上食減而存者十三器也何敢下於此仰體 慈意元件記中減下一以存事體一以體 慈意亦依此舉行而上食器數此後一從坤殿殯殿器

數定式舉行亦載補編 以上丁丑

朔望奠

編輯堂上洪啓禧所啓五禮儀及補編朔望奠通禮道䢘殿下啓請行禮無內外喪之別矣今聞禮判入侍內喪則以內侍爲之事 下教云今此編輯時凡殯殿行禮儀註通禮下以內喪則內侍懸註乎敢達 上曰自內則通禮不得入故內侍爲之矣 戊寅

進香

傳曰凡致祭名以漢杲者浮費則多而於祭物

甚爲不精故意欲減之今番並減至於 慈
殿致奠不敢任意闕焉稟于 慈聖則下教
曰予意常欲減之故書置下教非徒自內之
果宗親勳府私進香之時所謂龍紋龜紋之
果外飾其采甚爲不精因此一倂減之爲
教大哉 慈教常欲減之況承此 教乎此
後凡祭名以漢果者並減戊戌年盟府進香
其時予雖不知宗府進香爲之予知矣禮在
情宜務精不務多且浮文乎自今爲始宗勳
兩府進香並減漢果代以藥果中桂而人蔘

正果之屬亦爲減除器不過數十事永爲定

式舉行○傳曰今番除漢果乃承 慈教卽

我 慈聖體昔年 儉德之至意此後國中

進香永除漢果以揚 聖德 以上 上中

傳曰 慈殿遺教中宗親府勳府官進香外進

香時勿爲龍紋龜紋果人蔘正果之屬餅屬

亦勿過多器皿一依官進香例舉行事有

教至哉盛哉此 遺教庚子後書留者而此

則承 慈教者久矣予亦心常非之故龍紋

龜紋果人蔘正果其後亶示于 慈聖已爲下

教今當依此遵行而餠屬勿爲過多之 教器皿從官進香之 教今奉 遺教而乃知節約之 慈意若是勤懇令宗親府勳府依此擧行自內茶禮甑餠之屬無過二器務精不務多事有 教甑餠之器多高廣之過中宗親府勳府進香亦體 慈教無過二器高廣皆減 慈殿殯殿若此况坤殿殯殿乎亦依此例擧行而以此載於補編受教中一以揄揚 慈德一以垂法後代 丑

治葬

傳曰治葬諸具條至於金井機退壙石灰一依
梓宮梓室長廣濶狹隨時爲之不必預定其
餘圓徑曲墻石物制度石物排置間尺數丁
字閣碑閣尺數䃗坎齋厨齋房明器櫃函欑
宮制度一切從小載錄儀仗一從鹵簿數爲
之事定式腰彩轝數從略載錄大小轝亦從
梓宮梓室長廣濶狹爲之明器樂器服玩大
喪從大喪小喪從小喪而昨冬今春特命減
除者勿論大小喪編輯時勿錄挽章大喪內
外喪依前例同而小喪外喪從戊申內喪從

戊戌表石大小喪皆有而同陵同墓處合一各陵各墓處各一其他諸具一從庚子儀軌擧行凡諸物件亦從庚子年例小喪一從戊申年例

傳曰此後丁字閣內曲設輪轝勿設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所謂哭臨假家除之此後永除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退壙地灰用三寸後皆倣此事載受教

編輯堂上李喆輔所啓甕家材木曾有用竹

之 教而今番懿昭墓甕家翊出新制未知以何制定式乎 上曰依今番新制定式可也 以上壬申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禧所啓曾於 崇陵虛左之地因 傳教設掩石 明陵虛右之地依 崇陵例亦設掩石矣今番 山陵虛右之地亦依此爲之乎敢稟 上曰依爲之 弘陵因山時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禧所啓退壙石函上全用灰築事謹當依 聖教舉行而自底至上

用純灰則無分界處擴面用灰畢後隔以乾灰或純沙更為築灰以至覆釜形為宜欲議于諸堂郎及看役中經事者而為之故敢稟

上曰隨便為之

山陵勿設四方石 綸音憶昔年 聖祖之意猗歟盛哉我 太宗大王親詣 王后陵所四方石昔用一片者命作二片仍以此 下教定制此則昭載 國朝寶鑑心常以為二片矣于今乃知尚用一片其亦異矣今番已為浮取故全片石命用 明陵於弘陵則用

二片而大抵玆事乎有意焉石槨之制今無
焉而方石之用猶在内壙中只用天灰而無
四方石之盖噫内壙外壙輕重若何莫重内
壙旣無盖石退壙所藏不過雜物各樣櫃子
俱用石函排置之隙塡之以灰其上又塡灰
此無異天灰石函又設方石可謂石上加石
此較重於内壙以臣子之道言之内壙之所
藏者所於外壙輕重若何而或曰内壙上與
左右兩傍俱用灰而於外壙則下梓宮於此
而自隧道以奉不可不重云而此則不然閉

玄宮之後梓宮下方備排填灰其所用灰無異上方此外各樣排置後填灰以此推之灰久成石即一石壙石壙之上又加片石可謂文具中文具譬諸人殆同既着褁衣又着綿衣者褁衣已着又何衣綿凡諸木櫃所盛者灰則雖萬世自如而木帛之屬不待百世而將與土同歸噫孔聖豈不云速朽乎非聖人無以謂此噫莫重內壙亦然來頭外壙中只有石灰沙器瓦甓之屬而已爲此而用內壙所無石片乎予於學問雖無窮理之工只於

此事思之久矣透之深矣噫昔我 聖祖躬
許 陵所作爲二片者其後無端復用石工
之費工僧軍之壓傷專由於此今日雖命用
二他日焉知無此弊隧道閣何等重也而長
木取用貽弊外方挽引作家時必也傷人故
玆以更制圖載補編此除一弊也誌石浮取
亦一巨弊而刋畢印進之際浮費多而褻慢
甚矣何幸自內得數片磁誌卽 寧陵餘片
也因此而自今 明陵用磁誌此亦體昔年
盛德也以此之故浮石浮費之弊一擧而

兩除此除二弊也三巨弊中既除二爲其何
不除一爲頃者有問于大臣講定之請而亦
曰不然何則于今世道誰能效翼成公黃喜
請 陵祭用素之心而挺身擔當爭其所獻
議使予當之不過曰莫重古禮何敢更之六
着此此政作舍道傍何時了當大抵以理推
之經一園三之制半以北則先作半月形半
以南則下梓宮後築土仍爲封陵封陵之後
陵制團圓而團圓之中半木半石而南北不
一重處鋪木輕處鋪石此輕重倒置也或者

曰內壙則外梓宮上鋪橫帶築天灰而外壙則排置雜物後築灰滿金井盖四方石內外壙鋪木鋪石高低不同而且內壙橫帶板從外梓宮而鋪板長亦不同云則手對曰不然何則排置雜物後左右兩傍橫設板子其上從內壙外梓宮高而鋪橫帶板其上用天灰限金井則內外俱一輕重不奈橫板長之不齊即緦小功之察也若曰莫重山陵三百年流來之䂓何敢更制云則此尤有不然者語雖近於抑揚既知輕重之倒置則內壙外壙

俱用四方石於金井之上可也何可徒守退
壙上文具乎想像其制成陵之後圓壙之中
石灰之上突然用一片石於退壙上制度精
乎否乎噫古人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體
昔年作二片之 盛意以木代石袪石工之
巨弊除緇徒之壓傷則 陟降有知想必欣
豫其當自我制法而今着於弘陵用石則後
之王者左右兩陵之間何敢異焉後着隨焉
不體此教則又後嗣王者孰能行之噫臨御
卅載無一事惠及於民夢想之外治坤殿喪

於白首逾甲之年此等莫大之弊知之熟矣量亦審矣而泯默不諭何顔歸拜何顔臨民若此之故不憚支繁若畫圖而下教自弘陵爲始退壙鋪板板上築灰一依下教舉行四方石因此除之而旣浮二片石則置諸陵内用於日後其亦爲他日浮石之一助噫不諭則已旣已上體 聖祖之德意下恤元元之巨弊豈不斷然行之乎若曰此不過除工匠僧軍之弊何謂元元云則噫僧亦民也匠亦民也而除夫石之曳運祛民田之蹂躪豈不

曰為元元乎噫此心之定若三物灰之成石
其勿浮囂亦勿修人事以撓白首罔極之君
即為舉行小紓哀疚中心焉○昨夜下教中
猶有未盡者亦有不細究者大抵五禮儀本
文即石槨之制其制比今有異故補編之成
盖此也內壙石藏之制雖無外壙中一盖石
猶存此下教中未盡者也內壙中橫帶板即
設於外椁宮上者不過不敢還設天灰於椁
宮上故也外壙中非此之比即石函之上築
灰之中兩灰之間設板不緊灰雖不朽板則

當朽既朽之後上下灰間横作一隙天灰低
下之時陵土亦必隨下以此推之非徒不緊
叉有害於壙中此亦細究者也噫予亦若此
孰能擔當請除方石乎向以謂若此三百年
仍用之石今欲爲民弊除之故以木代石意
近彌縫故也悦然覺之之後豈可泯默故
殯殿告由文初則曰以木代設更以全以灰
築此亦鍵一字一句不敢謾乎　陟降之意
也令都監只除方石外壙中排雜物築灰後
其上勿用一立板全以築灰至於覆釜形則

玄門之外即一石壙依此舉行追後書下

傳曰四方石之古一片而爲二國初我 聖祖

聖德載於寶鑑故魂遊石下磚石作爲二片

時有下教者而今聞其尙一片云從今爲始

二片事分付

傳曰今番誌石亦爲燔造此後永爲定式

傳曰誌文實預差前期陪進一本依禮文藏於

魂遊石下一本藏於長明燈下以此載於補

編

傳曰表石石物一依甲辰定制舉行此後勿禀

依此舉行陵圓徑一依甲子定式舉行此亦

日後勿稟依此定制

傳曰明陵碑閣前後面皆以一樑三柱舉行

碑石排置以東為上事分付

戶曹判書李喆輔所啓各 陵表石塡紅或

以唐朱或以倭朱而聞倭朱則悛起不如唐

朱之久而不變云今此 兩陵表石塡紅當

以何品為之乎 上曰倭朱不如唐朱矣以

唐朱用之可也

摠護使李天輔所啓近来各 陵碑閣多用

圓柱之制而 明陵碑閣則是方柱之制
明陵碑閣若依舊制則 弘陵碑閣亦一體
擧行乎敢達 上曰依爲之此後一以此例
擧行載於補編
摠護使李天輔所啓各 陵丁字閣制樣不
同以 昌陵局內 諸陵言之 昌陵 敬
陵則正殿三間拜位廳二間合五間 明陵
今番丁字閣以何陵例擧行乎 上曰依
昌陵 敬陵例以五間爲之可也
摠護使李天輔所啓在前丁字閣或八間或

五間而 寧陵以後則皆用八間之制喪禮
補編中又以八間為 山陵丁字閣定制五
間為墓所丁字閣定制今若依 下教定以
五間則與墓所無隆殺之節自下舉行甚不
安不可不稟定矣 上曰依前下教定以五
間宜矣都監堂上洪啓禧曰丁字閣正殿三
間左右翼閣各一間當中連建三間則為八
間之制正殿三間無翼閣當中連建二間則
為五間之制 寧陵八間之制既用 光陵
之例其後 崇陵 明陵 翼陵 懿陵皆

用此制令番　山陵不可獨異況補編既以
八間五間爲　山陵墓所隆殺之節則殆同
八佾六佾决不可紊矣　上曰予於補編後
已有勿爲翼閣之命矣不當以補編爲拘用
五間之制可也啓禧曰　聖教雖如此既有
定制則恐不可用五間之制若用五間之制
則補編丁字閣註當洗補矣　上曰何必洗
補啓禧曰以此　下教錄於補編受教之末
爲宜　上曰依爲之〔弘陵因山時〕
左議政金尚魯所啓　山陵都監堂上洪啓

禧因 聖教進詰 穆陵奉審陵制則 啓
仁王后陵在 大王陵左岡而自穴下以石
作神路屬之於丁字閣神橋 仁穆王后陵
在東岡而亦自穴下作神路屬之於左岡神
路距丁字閣神橋近為四五步云以 穆陵
之制言之今此 新陵穴下亦宜有連屬舊
丁字閣之神路而即今則假丁字閣既為
新陵而設待三年後假丁字閣撤去時始用
穆陵神路之制雖似不妨而但神路事役
亦且重大趁此設都監之時 新陵穴下排

設神路以姑屬於假丁閣神橋三年後移屬
神路於舊丁字閣神橋恐為得宜以此分付
都監何如 上曰雖三年之內豈可無舊丁
字閣連屬之神路乎自 新陵穴下至舊丁
字閣神橋排設神路可也尚魯曰 下教誠
然當令都監依 下教舉行而臣意則假丁
字閣亦不可無神路使之一體排設三年後
撤去只存舊丁閣連屬之神路似不可已矣
上曰依此舉行可也 明陵因山時
傳曰 山陵其雖右岡昔年 遺教中既有一

依 穆陵例之教今不必拘於左右三年後

三榻次序一從 穆陵例舉行事分付睍陵因山

時以上丁丑

梓宮加漆

傳曰全體加漆告由文或行於每度或行於初度冬春皆只行初度此後殯殿殯宮依此例只行初度雖付板新梓宮只行初度日告由以此載錄

傳曰加漆書上字儀大喪則殿下先入侍傘事後哭還廬次先哭去之以上壬申

梓宮書上字

傳曰儀註中上字書寫官書以一品

梓宮結裹

編輯堂上李喆輔所啓五禮儀元無結裹儀註只於續儀書上字儀下註結裹儀倣此云而結裹節次不可不明白載錄參考各年儀軌成出儀註何如 上曰依為之而結裹布以三匹定式可也壬申

上謚冊寶附冊印 賜謚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 大行大王大妃

諡冊文都監當爲擧行而取考謄錄則癸亥
明聖王后國恤時諡冊文頭辭中稱 哀
子嗣王香室祝式則 王后國恤三年內皆
稱 哀子國王今則一依癸亥年諡冊文頭
辭書之乎或以香室祝式書之乎必須一番
稟定後擧行故敢達 上曰癸亥之以嗣王
書之似是該曹之不察今番則以哀子國王
書之可也
兼禮曹判書李益炡所啓取考癸亥戊辰兩
年諡冊文謄錄則恭惟下皆書尊號而不書

徽號謚號矣今番 明陵謚冊文亦依兩年
例書之乎 上曰依兩年例舉行可也
玉冊竹冊書寫之式 綸音玉冊竹冊即冊也
誌狀御製雖當極行者不過越一字書故曾
前玉冊令日奉審不過五六貼而近規則低
一字上者皆極行書之貼數多至十餘結裹
其難奉冊其難藏置其難其弊甚至於令詞
臣當爲極行處勿令過多事涉苟且何能揮
筆今後則雖當極行書者越一字書之事定
式施行載於御製亦載補編

傳曰此後玉冊勿為連環為接貼事分付

國葬都監堂上洪象漢所啓諡冊內裹紅熟

綃謄錄則灑金而補編無所擧論何以為之

乎 上曰印金用之可也

上玉冊諡冊時規式釐正 綸音凡玉冊諡冊

文稱議政臨時議政若或有故則將若之何

今番上諡時亦為用心矣 孝陵諡冊親寫

日奉覽舊文不稱議政已有古例若此則其

無臨時掣肘之端此後一遵 孝陵諡冊文

為之事令儀曹定制奉行載於補編玉冊竹

冊中稱遣臣者亦倣此例隨其時只稱受命使臣勿書官職姓名事一體定制以上丁丑

傳曰賜諡殯宮儀註一如上諡殯殿儀註而尙傳之稱同領議政稱左贊成無贊成則以參贊代尙宮稱守則上諡賜諡時女官爲執事者着吉服以此載於喪禮受敎殯宮魂宮凡諸儀註與殯殿魂殿儀同只以官名之不同者後五禮儀序例例懸註賜諡奠古無祝文香室前例俱載故酌酒奠于靈座俯伏興上讀祝一節添入殯殿殯宮上諡賜諡儀註倣

此事載於喪禮受教

傳曰令覽賜諡儀註冊印宜立讀而跪讀須者

孝純宮旣令立讀哀冊跪讀今亦依此擧行

殯宮賜諡儀節五禮儀及續五禮儀俱無此

與自初喪至禫入廟儀註內外各修一件載

於補編 懿昭世孫喪時

傳曰雖諸臣教諭書皆由正門行教命竹冊諡

冊與此等而事體則較重宜由正門而俱由

東門云事體不然勿論冊印並正門作行世

子嬪與世孫同令該曹知悉擧行

戶曹判書金尚星所啓前日入侍時以册印一款有稟定者而 聖教以戊戌戊申則無讀印之例為 教矣取考戊戌謄錄則既有女官讀印之文而印篆文真諺書書入一款亦載於都監儀軌中此是應行之儀節則伊時 聖教雖如此不可不更稟後舉行故敢達 上曰前例既如此則印篆文真諺書亦為依例書入可也 以上壬申

國朝喪禮補編卷之四